

陸宣公集

冊四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中書奏議 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虬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

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燄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僞功體仲尼天縱

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
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
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
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
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卽臣之奏議是誣
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
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
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
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
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
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
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
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

其備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
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
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
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
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
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
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
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
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
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
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
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
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論執

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
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
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
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
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
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真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
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
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
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
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
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
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旣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
欠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

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旣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吐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

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贖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夔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旣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

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尙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宮廚之饕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鬩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斃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

滯事遠無壅情細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愾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賂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尙敬恭朝廷尊讓則時取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

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
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旣之陰汝反予
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
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
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
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
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
志邪悖詞皆醜媠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
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
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
細故爲國聚斂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
兇懷氣吞等夷隸畜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
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

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鱣汗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旣多恆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

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

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旣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旣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

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己者之資耳尙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

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
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
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濫廣權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
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吐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
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
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尙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
此時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
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
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
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
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
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爇饑凍內攻矢石外
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

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旣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困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己有

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曰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禡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

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

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
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忤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
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
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
使言猶懼不旣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
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
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
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
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浮沉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
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
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展一紀于茲聖
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跪覩陛下致
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

嗚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尙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士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尙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

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汙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
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
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
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
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
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
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
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
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
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
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
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
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

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
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
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
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
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
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愈是使羣
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
者人主之利權各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
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此處有脫誤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
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
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
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
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

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縣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恆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

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尙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旣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

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

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
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
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
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
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
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
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
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尙
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
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
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
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
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

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怨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旣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卽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卽入爲九卿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

之差同謂省郎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于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

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
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
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
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
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
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
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
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
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
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
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
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
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

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旣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

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旣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勵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辰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諂刺之所

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
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
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臣聞先王受命於天而天下歸之者德也德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
水涸則魚亡德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政政之於
民猶木之於土也木無土則枯政無德則亂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
後慎乎政政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德廢則民散故君子
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政政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德
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政政之於民猶水之於魚
也水涸則魚亡德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政政之
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德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而後慎乎政政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德廢則民散故
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政政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
亡德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政政之於民猶水之
於魚也水涸則魚亡德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政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中書奏議 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緇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

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

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
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恆乘急誅求漸隳經制
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
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吐日日滋甚夫作
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
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
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
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括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
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
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
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
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
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

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
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
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
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
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
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蓄
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
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
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
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
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
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
輕重相懸旣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

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躋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況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疇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刊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

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旣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尙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

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旣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吐一室已空四隣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於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旣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

知何啻於此陛下倘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
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
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
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
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
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
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
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
百姓稅錢因軍興每貫加徵二伯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
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

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敕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宏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旣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

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旣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

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

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旣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尙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絀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

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
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
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荅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
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
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
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
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
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
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
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
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
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
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

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足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荅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

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
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
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恆使計錢納物
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
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
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湣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
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
獻繼興別獻旣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
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旣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
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
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
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
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

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己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烝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特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御府之錢貫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
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
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
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
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
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
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
以居尙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
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
或不齎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
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
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効也秦始皇據嶠函之固藉
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

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尙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効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

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吐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

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
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如是令地著之人
恆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
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
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
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
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
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
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
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
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
此長吏相効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
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

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尙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旣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

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恆租不宜更

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論稅期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入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數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夔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尙未均濟

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恆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旣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

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

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違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
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
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
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鄙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
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
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
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
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
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
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
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
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
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

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
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恆使
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
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
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
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
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
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
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論兼并之家私
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
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
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

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畜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氓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

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墜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

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尙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奏請從祀原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前四川學政吳之傑

奏爲請

旨酌增從祀事竊惟

孔庭從祀典禮攸崇前代名臣原不必盡升兩廡若其事功彪炳而
又言純學粹遠契心傳者祀典旣闕於列朝

盛舉宜行於

聖代以表前賢而勵後學伸公論而慰人心臣伏考唐臣陸贄貞元

皇上再造功耀寰區唐書稱其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如丹青

宋儒楊時謂贄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

事法陸九淵又謂賈誼就事上說仁義陸贄就仁義上說事是

以贄之奏議有稱爲仁義百篇唐孟子者是其純粹精微實能

上宗鄒嶧而契洙泗之心源特贄年少得君出入帷幄值師旅

倥偬之際未遑講學著書臣案從祀諸人如諸葛亮范仲淹歐

陽修等原不必皆有講學之名而贄學術粹然本仁祖義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觀贄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固已印合道真踐履無媿矣贄謫忠州別駕卒於任所祠墓俱存臣前督學四川按試忠州閤邑士民熙熙然景慕前賢咸以未列從祀爲憾伏見我

皇上廣運并包

特崇祀典如明臣黃道周劉宗周等均已

准列從祀

尊儒重道正學昌明極千載一時之

盛遇而贄在唐世權德輿已稱其道與伊說爭衡文與典謨接軫厥後宋臣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採贄奏疏至三十九篇之多蘇軾等又請校正贄奏議進讀以爲三代以還一人而已是當時後世於贄備極推崇而從祀闕如蓋千百年彰微闡幽之

鉅典實有待於

陛下應請

勅下禮臣詳悉核議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訓示施行謹

奏二月初九日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

古之可... 不... 六...

...

...

...

...

...

...

...

...

...

...

...

禮部議奏原疏

禮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傑奏請以唐臣陸贄從

禮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

孔庭從祀典禮攸崇前代各臣原不必盡升兩廡若其事功彪炳而

又言醇學粹遠契心傳者祀典既闕於列朝

盛舉宜行於

聖代臣伏考唐臣陸贄貞元再造功耀寰區唐書稱其論諫數十百

篇皆本仁義炳如丹青宋儒楊時謂贄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

嘗用術數可為論天下事法陸九淵又謂賈誼就事上說仁義

陸贄就仁義上說事是以贄之奏議有稱為仁義百篇唐孟子

者是其純粹精微實能上宗鄒嶧而契洙泗之心源特贊年少

得君出入帷幄值師旅倥偬之際未遑講學著書臣案從祀諸

人如諸葛亮范仲淹歐陽修等原不必皆有講學之名而贊學

望升術粹然本仁祖義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觀贊自謂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固已印合道真踐履無媿矣贊謫忠州

別駕卒於任所祠墓俱存臣前督學四川按試忠州閤邑士民

下熙熙然景慕前賢咸以未列從祀為憾伏見我

皇上廣運并包臣特崇祀典如明臣黃道周劉宗周等均已

准列從祀臣尊儒重道正學昌明極千載一時之

盛遇而贊在唐世權德輿已稱其道與伊說爭衡文與典謨接軫厥

後宋臣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採贊奏疏至三十九篇之多蘇軾

等又請校正贊奏議進讀以爲三代以還一人而已是當時後世於贊備極推崇而從祀闕如蓋千百年彰微闡幽之

鉅典實有待於

陛下應請

勅下禮臣詳悉核議等語臣等查康熙五十四年題准以宋儒范仲

淹從祀

聖廟位列東廡唐儒韓愈之次雍正二年遵

旨議定以縣直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尹焞

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栢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澹明羅欽

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人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大學在東廡元儒趙復之次道光

二年三年五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以

本朝湯斌從祀東廡明臣黃道周從祀東廡本年復遵
旨議奏以明臣呂坤從祀西廡各在案伏思先儒祔饗

廟庭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

聖經有裨學術人心始堪升諸從祀之列典至鉅也茲查唐書本傳
陸贄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弘詞授鄭縣尉以書判拔
萃轉渭南簿累官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平章事旋
罷政事貶忠州別駕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宣權德輿序其集謂
贄從德宗幸奉天時書詔旁午灑翰卽成無不由盡事情中於
機會詔下武夫悍卒皆揮涕激發贄自以年少特蒙知遇不可
與衆浮沉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在相位推賢讓能舉直措枉道
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等語至我

朝

御選古文淵鑑稱其燭理於微論事舉要深識遠慮忠悃之情溢於楮墨

欽定提要稱其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足爲萬世龜鑑是贄之有功正學不媿醇儒似無遺議惟恭查雍正二年禮部等衙門遵

旨議奏從祀諸儒欽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先儒從祀

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爾等所議從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深通似乎有間至如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勲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章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務期至當不易等因欽此嗣經各衙門再議贄與琦俱未獲

從祀_臣等伏思漢唐以來賢臣甚衆而贊與琦獨廑

聖念稱爲千古名臣是贊學術精粹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特以事關巨典是以復加咨訪_臣等竊考贊當日近

參帷幄遭時多故機務填委日夕不遑貶後又以避謗不復著

述故其生平制詔章疏而外別無明道詁經之書然觀其奏議

諸篇請罷兵則述論語修文德之語諫聚財則引大學戒悖入

之言闡周易否泰損益之象發詩書補闕改過之旨以及履信

思順舍己從人等語皆本於孔孟而散小儲以成大儲一言本

義引之以釋渙之九五此外凡所敷納無非根據經術發爲昌

言較之漢唐諸儒依經訓義者尤爲遠契心傳直窺奧窔再查

現在從祀先儒如諸葛亮范仲淹司馬光等均無講學之名亦

無釋經之作祇以學行精純俱得列於兩廡今贊文章道德實

無愧於諸人綜厥生平正以守己忠以事君綜天德王道之全

無術數權謀之襍行之當世有實效傳之後代無間言使與七十子并世當在德行政事之科擬諸三代下賢臣實超蕭曹杜房而上應如該御史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東廡在隋臣王通之次庶明體達用之儒遇雖拙於當時道光於

聖世且俾海內士子知砥廉隅而懷忠蓋勉德業而勵修能於學術人心不無裨益所有_臣等擬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皇土聖鑒議

奏

皇土聖鑒議

皇土聖鑒議

皇土聖鑒議

皇土聖鑒議

皇土聖鑒議

皇土聖鑒議

皇土聖鑒議

皇土聖鑒議

皇土聖鑒議

皇土聖鑒議

四庫全書提要

翰苑集二十卷

內府藏本

唐陸贄撰贄事蹟具唐書本傳案藝文志載贄議論表疏集十卷又翰苑集十卷常處厚纂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榜子爲二集其目亦與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讀書志所載乃祇有奏議十二卷且稱舊有榜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軾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裒諸集成此書與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考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實作翰苑集而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所見宋槧大字本二十二卷者亦作翰苑集則自南宋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而總題以翰苑之名公武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冊而今世刊行贄集亦有題作陸宣公奏議者則又沿讀書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贄傳贄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

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
獨取贄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尤重贄議
論採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蘇軾亦乞以贄文校正進讀蓋其文
雖多出於一時匡救規切之語而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
不深切著明有足爲萬世龜鑑者故歷代寶重焉贄尙有詩文
別集十五卷久佚不傳全唐詩所錄僅存試帖詩二首及語林
所載逸句然經世有用之言悉具是書其所以爲贄重者固不
必在雕章繪句之末矣

二十二卷中分爲四類一類其目亦與史志牀同對吳公
二卷又據其集下卷論其集別於終書後漢書制宜公集
善堂寶刻寶車寶具書本對柔華文志建贊編簡卷四集十

集卷二十卷

四集全書

奏為敬繕唐臣陸贄守備事宜狀進呈
宗室耆英跪

御覽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惟居安不可忘危有備始能無患方今諸務底定通市如常邊圉靜謐相安無事然而制禦之術時宜講求措置之方亟須籌畫臣按之當今考諸往代伏見唐臣陸贄奏議內有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一疏於理兵儲餉再三致意蓋兵不練者見敵必怯食不足者固守無資舍此不謀徒事外飾即使營壘修整勝負有難必之虞飛挽攢催餽餉有不繼之患古之善用兵者推恩義以懷之申號令以一之練其膽使之敢於進練其技使之效所長登躡練於山涉行練於水搜伏練於林麓巷戰練於街衢而復暘雨風霆練其時寒暑晝夜練其苦於是結之以信感之以恩訓習既精悉能用命是誠無敵於天下也雖然食或

未足兵未可用昔晁錯安邊之謀要在積穀趙充國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或設廣惠之倉或立和糴之法因豐凶而計出入乘緩急以備轉輸是以軍實常充士氣自倍否則戈矛雖利不足恃其強城堞雖堅不足據其險然則貞以師律聚以軍儲實安邊之本源為講武之根柢此即陸贄所謂非萬全不謀非百刻不鬪者也亦即所謂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者也至其洞達難易長短之勢指畫八利六失之規雖云今昔異宜要皆議論深切臣反復熟誦不覺感發奮興有所資益伏思陸贄奏議自宋臣蘇軾錄進元祐世已流傳迨我

朝雍正年間經川陝督臣年羹堯恭繕進呈蒙

世宗憲皇帝

御製敘文弁諸首簡所期臣工則效者至周且備而是篇曲盡防邊

要領尤屬至理名言臣簡練有心觀摩未得竊謂敷陳剴切冀

邀

俯賜覽觀雖非賢

聖之同時或有芻蕘之可採謹將陸贄守備事宜狀敬繕恭

進合無仰懇

敕下海疆諸臣咸錄一通置諸座右庶於制禦之術酌古可以準今
措置之方觀前卽以示後斟酌以求其當變通以適其宜於籌
策邊防不無裨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奉

硃批留覽欽此

楊洋

奏書卷二十六

陳示

皇土

不兼

文

下

奏

皇

奏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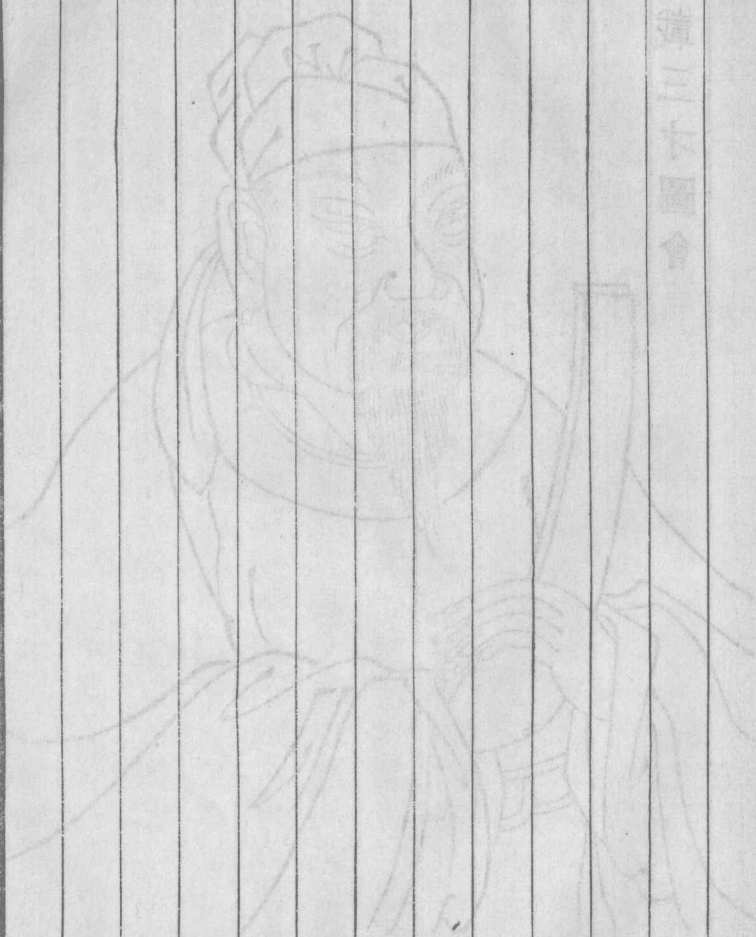
宣公真像

載三才圖會



宣公虞射

畫三才圖會



陸宣公集增輯目錄

卷第二十三

賦

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

東郊朝日賦

傷望思臺賦

月臨鏡湖賦

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

登春臺賦

鴻漸賦

詩

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

禁中春松

賦得御園芳草

逸句

卷第二十四

年譜集略

舊唐書傳贊

新唐書傳贊

論贊二則

陸宣公傳

宣公廟記

旗

卷第二十三

宣公集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三

後學介春耆英增輯

萍鄉文 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賦七篇見全唐文

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以題爲韻次用

於穆我皇受天明命與乾坤而合德配唐虞而齊盛成功斯著射中
九霄之禽文教已宣道應千年之聖想彼禽矣雖離可珍配玉帛於
前禮齊山木於至人棲必擇處翔無失倫候律南徂洞庭之芳草猶
碧順時北向上林之繁花已春苟應弦以啓聖同殺身以成仁爾乃
雲收遠天水落上苑風蕭蕭而勁夕日杳杳而低晚於是聖人悅年
豐修武功有直斯矢有矜其弓因肅殺之候遊苑囿之中彼雁于飛
斜當禁掖帶輕雲之微素映遙天之晴碧雖逢蒙之絕藝莫敢措心
固離婁之明眸其纔能覲我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舍

拔而應鏘質毛紛其已墜弦聲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覩之者
目駭心惕彼貫心稱妙穿葉無忤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百步以爲
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絕伎於寥廓雁以遠而矢發矢既發而雁
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搏空之逸翰尙無所違矧荒服之逆
命曷不咸歸則知皇聖有作夷夏無間鄙楚莊之戲猿笑晉平之失
鷄固將威九垓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雁

東郊朝日賦

以國家人行仲
春之令爲韻

日爲炎精君實陽德明至乃照臨下土德盛則光被四國天垂象聖
作則候春分之節時則罔愆順周官之儀事乃不忒於是載青旗儼
翠華蓋留殘月旗拂朝霞咸濟濟以皇皇備禮容於邦家天子躬整
服以待曙心旣誠而望賒倏而罷嚴更闢禁城五輅齊駕八鸞啓行
風出郊而草偃澤先路而塵清卷餘靄於林薄動神光於旆旌初破
鏡而半掩忽成輪而上征杲耀榮光分輝於千品萬類煙煜瑞色均

燭於四夷八紘一人端冕以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誠故曰天爲父日
爲兄和氣旁通帝德與日德俱遠清光相對帝心與日心齊明時也
春事旣用夾鐘律中登觀臺而瑞集覩芳甸而農衆東爲陽位故出
拜於國東仲居時中乃展禮於春仲旣而盛禮畢陳錫鑾回輪家有
罄室巷無居人備禮服之燦燦殷游車之麟麟人望如草我澤如春
惟天德與聖壽配朝日而長新伊茲禮之可持歷前代而修之漢拜
庭中成煩褻之細事魏朝歲首失禮經於舊時國家欽若天命率由
時令矯前王之失德修古典而施敬俾伯夷之掌禮侔軒后以作聖
恭承命於春卿遂觀光而興詠

傷望思臺賦

桃野之右蒼茫古原草木春參風煙晝昏攬予轡以躊躇見立表而
斯存乃漢武戾嗣勦命地也然後築臺以慰遺魂吁自古有死胡可
勝論苟失理以橫斃雖千祀而猶冤當武帝之季年德不勝而耄及

浮誕之士疊至詭怪之巫繼集忠見疑而莫售讒因隙而競入忘嗜
欲之生疾意巫詛而是因將搜蠱以滌災縱庸瑣之奸臣言何微而
莫讎冤雖毒而奚伸搆儲后以掛殃矧具寮與齊人旋激怒而誅充
竟奔湖而滅身異哉漢后因姦邪之是誘俾冢嗣而懼咎彼傷魂之
冥冥故築臺其何有嗟爾戾嗣盍入明以見志遽興戈而自棄諒君
父之是叛雖竄身其焉寘嗚呼一失其理孝慈兩墜不其傷哉夫邪
不自生釁亦有託信其讒興利則妖作恣鬼神之愆變實人事之紛
錯故子不語於怪亂道亦貴乎淡泊蓋爲此也水滔滔而不歸日杳
杳而西馳時徑往兮莫追人共盡兮臺隳榛焉莽焉俾永代而傷悲

月臨鏡湖賦

以風靜湖滿輕
波不動爲韻

月配陽含虛而明湖止水體柔而平光無不臨故麗天並耀清可以
鑒因取鏡表各月包陰以成象水稟月而爲精兩氣相合實不入而
疑入二美交映伊本清而又清色皎潔而秋天愈靜波演漾而宵風

乍輕類泗濱之磬見疑合浦之珠明至明洞幽至清無垢同元澤無
遠不遍等達人以虛而受滿不可恃望之足戒以虧盈形或未分鑿
之則辨其妍醜輕靄不起纖塵莫過沉璧彩而爲鏡碎金輝以成波
皓質未判空聞田鶴之唳香風乍度暗傳蓮女之歌萬象皆總湛清
光而不動極望靡窮凝虛皓而如空照同心千里之外洞游鱗百丈
之中櫂影乍浮如上天邊之漢桂華不定多因蘋末之風白晝誠窮
殘夜將短臨遠峯而欲落沉餘景而猶滿月之德也朗而迴水之性
也柔而靜照有餘暉光無匿影滿而將缺顧兔自殊於太陽導之則
流無禽豈同於舊井原夫德無不應理必相符湖以柔而藏月月因
朗而彰湖不私其明明則有裕無逆於物物乃不孤異投珠而按劍
等藏冰而耀壺惟水月之叶美與君子而同塗

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

以文德光宅天
敬萬壽爲韻

樂自上古兮和洽是聞日至南極兮陰陽肇分各太和而順氣取初

陽而配君則知天授聖而正曆聖應天而放勳惟至也去陰就陽惟樂也偃武修文八佾初陳雜鸞鳳而容裔九奏既畢降佳氣之氤氲爾其順元辰體乾德赫容衛之森肅儼宸位之恭默班禮樂於千品陳贄幣於萬國濟濟皇皇威容孔彰望北辰以列位指南山而獻觴慶雲協符榮觀臺之加麗太陽臨照煜魏闕而增光於是太常導干羽而前曰八音自設千古靡隔所以賞諸侯之功暢聖君之澤失其度則涼滯寢興適其儀則上下咸格清淨順氣而不擾和樂自心而來宅可以導情欲可以滌煩劇旣而筍簾齊列笙竽互傳偕肅肅而合雅亦啾啾而同元備以四夷識四海之無外成於九土知九德之咸宣崇易簡豈同於濮水務德化寧比於鈞天旣損之而又損蓋斯焉而取焉故所以移風易俗發號施令周天地而不流匝寰宇而無競斥鄭衛而不御暢柔和而全正羣黎足蹈而手舞百僚儀肅而心敬則知一人作則萬邦維憲來遠人以干舞播聲頌而吹萬則鄭之

細晉之思不可以勸湯之放武之伐而猶有怨豈比我照二儀形九
有舒太和之至德居盛陽之元首咸有典而有則固可大而可久明
明我后於斯萬壽

登春臺賦

以晴眺春野氣
和感深爲韻

春發生以煦物臺居高而處明俯而望焉舒郁郁之和氣登可樂也
暢怡怡之遠情觸類斯感衆芳俱榮風出谷以天霽雲歸山而景晴
俛視平皋傍臨遠嶠窮漢苑以周覽匝秦城而迴眺林巒彩翠浮佳
氣於遙天宮觀參差麗飛甍於夕照望莫若兮望遠感何深兮感春
登其臺則歷階而至極應乎律故陰滲而陽伸令行斯順澤布惟均
視雖微而必審思何遠而不親懿夫情之誘人人罔或舍時之感物
物莫能假臺有春而必望春何情而不寫條風始至散灼灼之紅桃
穀雨初收潤萋萋之綠野天何言哉生衆彙人有靈兮感元氣旣望
春而可樂亦升高而足貴賞同沂水聊舞雩以詠歌登異觀臺寧覩

蜡而增欸周望既極含情則多媚遲日之未下愛清風之屢過目眇眇以心遠野悠悠而氣和可以樂芳時之景物壯皇室之山河豈比夫羈士登樓而作賦碩人在軸而爲歌者哉春無物而不滋臺無遠而不覽豈老氏之或論伊潘生之所感稽其趣時之規遠創意之義深春非臺而何樂臺非春而罔尋故望春者惟臺是履登臺者惟春是臨繫在物之可用必從時之所任儻自下而可託庶升高而至今

鴻漸賦

以鴻漸路適之爲韻

深不測者道大無疆者空空非羽而何適道匪人兮孰通通於道者是謂君子適於空者莫如漸鴻故聖人託象以明義務勤以飭躬將自邇而圖遠必因卑而致崇始其素卵新化青春戲融一之日乳哺衡陽之曲二之日翱翔彭蠡之中且爰居以樂水亦從正而養蒙毳毛其成洞庭之芳草初綠弱羽云就武陵之繁華已紅而見其進未知其終美夫姿淑偉麗飛鳴有檢動靡求棲遊皆遠險思奮志於寥

廓且藻容於菱芡昇不越次先冒履木之危進而得中孚及于磐之
漸漸如何其往有攸措方去渚而戾止俄躋陵而遐顧風水遙輔於
羽毛煙雲未通於道路噤噤相召驚月夜而亂趨肅肅連行拂天池
而徑度信梁燕之莫儔豈谷鶯之足慕亦猶九層起於累土千里始
於投迹琢玉者日就其功爲學者月將其益皆自微以成著固何求
而不適異夫出陸搏空驤首矯翮順寒暑以攸往亘山川而罔隔以
言乎鳥也尙不忘進以言乎人也如何勿思思者所以志道進者所
以修辭誠既往而莫返冀將來而可追蒙亦有望於斯漸敢不肅然
而勉之

試律二首

見全唐詩

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

南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烟靄遙迷處絲桐暗辨名節隨新律改聲
帶緒風輕合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遠音兼曉漏餘響過春城九奏

明初日寥寥天地清

禁中春松

陰陰清禁裏蒼翠滿春松
雨露恩偏近陽和色更一作正濃
高枝分曉

日月一作靈韻虛吹一作雜宵鐘
香助鑪煙遠形疑蓋影重
願符千載一作歲

壽不羨五株封儻一作長
得迴天眷全勝老碧峯

賦得御園芳草

陰陰御園裏
瑤草日光長
羅靡含烟霧
依稀帶夕陽
雨餘蕙更密
風暖薰初香
擁仗緣馳道
乘輿入建章
溼煙搖不散
細影亂無行
恆恐韶光晚
何人辨早芳

逸句

遶堦流瀲灩
來砌樹陰陰
任江淮尉題
廳見語林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四

後學介春耆英增輯

萍鄉文 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年譜集略

按留餘堂刻本載宣公年譜臚列箋註間有未合謹依鑑史文集訂正如左

按公諱贄字敬輿姓陸氏唐吳郡嘉興今屬浙江人曾祖諱敦信高宗時

拜左待極檢校左相封嘉興子祖諱齊望代宗時為祕書少監明一統志

人物並古迹父諱侃以蔭補溧陽令母韋太夫人權元宗天寶十三年甲

午公一歲誕生五月三十日辰時或云二月初八日子時

代宗大曆六年辛亥公十八歲

刺史張鎰與語奇之贈錢百萬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

辭不受領新茶一串而已是年登進士博學弘辭科授鄭縣尉又

以書判拔萃科調渭南尉尋改監察御史權以五術八計三科四

賦六德五要說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時皆躓其言詳載本傳

八年癸丑公二十歲

試禁中春松詩

十四年己未公二十六歲

德宗即位以春宮時素聞公名詔對翰林即日為學士數問公計

策

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三十歲

是年八月兩河未平

時朱滔據幽州盧龍軍李納據平盧淄青王武俊據鎮州成德軍田悅據魏博天雄軍帝

命河東節度馬燧河陽節度李芄昭義軍節度李抱真暨神策軍李晟朔方節度李懷光先後討之逾二年未有成功又淮

西李希烈寇襄城

希烈據淮西彰義軍帝詔河陽都統李勉救襄城又詔行營節度哥舒曜神策將劉德信將兵

三千繼進詔問公計將安出公上兩河淮西利害狀指陳得失瞭如觀

掌惜帝不能用

各狀年月俱查對御製歷代年表

又上關中事宜狀

時禁兵俱出四征畿內寡弱民窮思亂故公連上奏不省隨有涇卒之變乘輿播越十月

涇原兵變朱泚反公從幸奉天上遷幸之由狀

時公艱難扈從啓沃謀猷特見親信

德宗聞以事詢公惟呼行輩而不名厚愛之至也然公絕不自恃恩寵小心精謹未嘗有過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公爲之操紙立就無不由中事情同職者莫能復有所助惟拱手嘆服而已

十一月上當今切務狀時李懷光戰敗朱泚先是十月帝以逆賊泚逼奉天

雖退京城未收以切務問公公因上奏

又上答奏未施行狀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仍申前二奏之議

十二月上赦書事條狀草興元大赦詔詔下兵民感泣諸叛藩皆

自去偽號先是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僭帝位國號大楚朱泚僭帝位國號大秦

時平賊者賴有李晟渾瑊馬燧等諸將而居中調度實惟公是賴

德宗克復天位再續唐祚公之力也讀公諸奏狀則了然矣東坡

稱爲智如子房術過賈傅不其信歟

又上尊號加字二狀此狀依允

論擬與翰林改轉狀 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

興元元年甲子公三十一歲

正月論蕭復宣慰狀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薦袁高等狀

二月出使懷光營

因糧賜不均

上李晟所管兵馬狀

奏李建徽揚惠元兵馬狀

慮二帥為懷光所併帝猶豫竟不及救

三月李懷光叛公從幸梁州

梁州即山南

上瓜果擬官二狀

重名器也

山南道險公相失在後帝驚且泣號於軍中能得公者賞千金及

進謁太子諸王皆賀其一時見重如此

上撫巡李楚琳狀

初楚琳使屢至皆不得見狀上帝乃召見

四月帶本職拜諫議大夫論解姜公輔二狀

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論解蕭復二狀

八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五月上結贊回軍狀帝惟恐軍回公則深幸謂京城不日可復果

不出公所料雖有宰相主大議公常居中參決可否時人號為內相

又上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十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中替換李楚琳狀

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此狀依允

論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狀狀上帝遂不復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論還宮發日狀

正 請釋趙貴先罪狀

七月從車駕還長安

以公為中書舍人

貞元元年乙丑公三十二歲

公母韋太夫人在吳中原註失攷帝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皆為之置

驛鄉里文士咸榮焉八月馬燧等平河中懷光自縊死河中平上

請罷兵狀且論希烈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希烈果神魂失據明年

四月為其下陳仙奇所殺攻此下六年內二年在憂服之中餘則俱無一言胡致堂曰陸公自李泌相後

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

五年己巳公三十六歲

丁韋太夫人憂去職營葬於洛帝遣中使監其事又遣中使護漂

陽之喪會葬河南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蜀帥韋臯因布

衣友善每月致餽公奏而後受之

七年辛未公三十八歲

服闋覲見天子改容敘弔復入翰林權知兵部侍郎中外屬意旦

夕俟其為相被竇參等忌嫉解內職八月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

貢舉取韓愈等二十二入時號龍虎榜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八年壬申公三十九歲是年春竇參黜

四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長官薦舉狀

論改轉倫敘狀

奏請均節賦稅狀六條

七月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時權文公為左補闕亦曾參奏延齡

八月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遭水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九月上京東水運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論嶺南市舶狀

九年癸酉公四十歲

三月上竇參等三狀時謂參死由公乃小入好論議之過

五月上密旨宣事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十二月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十年甲戌公四十一歲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狀

論左降量移三狀

論邊城貯備狀

十一月論裴延齡奸蠹狀

十二月罷為太子賓客被延齡等羣小讒忌而帝亦好諛惡直故

也

十一年乙亥公四十二歲

四月貶忠州別駕禍幾不測賴陽城張萬福等救免

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

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贊等無罪上大

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

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

拜城與仲舒等萬福武人時初公守正疾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恤其他既放常閉戶不出郡人稀識

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多瘡厲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卷新唐書作五十

篇行於世時李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故公所貶也不修怨於公

且結好更以宰相禮事公吉甫固不可及抑公之盛德有以致之

後帝亦稍思公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劍南節度韋臯屢表請

以公代己帝不從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公五十二歲

順宗立特詔起公詔未至公卒贈兵部尙書諡曰宣葬忠州屏風

山又名翠屏山

玉虛觀南

今屬四川重慶府

祠祀在州治之南又嘉興府北府

學西南有祠有司歲時致祭子一諱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官

兵部郎中

晟按陸氏出自媯姓為田完之後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

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氏焉通諡曰元侯生恭侯發為齊上

大夫發二子萬臯臯生邕邕生漢大中大夫賈萬生烈為吳令

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屏亭子孫遂為吳縣

人烈之孫曰閔為潁川太守閔之孫曰康見萬姓統宗曰續見陸氏譜系

懷橘之陸續鬱林太守康少子也遜抗機雲康之族裔也續為揚州

別駕生三子曰稠曰逢曰褻稠為荊州刺史次子肅丹徒令號

丹徒杖其後曰敦信稠十五世孫相高宗曰耽敦信從孫涇原節度使檢

校尚書曰威耽之子兵部侍郎 褻之後曰玩褻十一代孫晉侍中司

空贈太尉號太尉杖其後曰元方玩十一代孫相高宗曰象先元方子

相元宗曰景融元方子工部尚書曰審傳景融三世孫工部侍郎曰希

聲景融四世孫相昭宗 褻之後曰瓘褻十一代孫晉中書侍郎號侍

郎枝瓘五世孫文威齊散騎常侍生宣猛梁宣威將軍宣猛生

陳吏部侍郎潯潯九世孫齊望為秘書監生八子泌左散騎常

侍灑主客郎中潤左司郎中淮兵部郎中倨一名灑溧陽縣令一作

兵部郎中灑戶部郎中渭戶部侍郎灑侍御史倨生宣公相德宗灑

生師德侍御史灑生則杭州刺史渭生賞監察御史宣公生簡

禮屢辟使府譜系作兵部郎中師德生墀監察御史墀生辰相昭宗

舊唐書傳贊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

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

中大夫贄及台鉉不為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

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此也贄居

珥筆之列調銜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亮其誠

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

一 珍傲宋版印
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曰讎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新唐書傳贊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自自一作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詔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論贊

胡致堂曰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

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朱考亭曰史以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論諫本仁義諳練多學更純粹宣公奏議數卷論說事極盡纖悉便是經濟之學識

唐名臣陸宣公傳

國朝朱高安相國蔡聞之尚書博採諸史爲歷代名臣傳所載宣公傳較新舊唐書尤

賅謹錄於左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中博學弘詞調鄭尉罷歸刺史張鎰有重名一見奇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訟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

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閔稼以奠稅度產以哀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鑒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言今幽燕恆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不能越軼此謂緩也希烈果于奔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以鄧襄掠獲之資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寧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

地哥舒曜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
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
梁宋安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
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
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承平日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
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番乘虛深入
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本之慮追想及此
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
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
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將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
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
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帝不能用其冬涇原兵過京
師作亂朱泚反帝如奉天贄從幸時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日數

十下皆出於贊贊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竅會旁吏承
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歎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意指盧杞
也帝護杞因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贊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
結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
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
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
言歟臣又聞天所視聽皆由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
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駭果如所虞非關天命
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
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
修之而已帝又問當今切務贊言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
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君臣同志何有不從
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

本在乎得衆得衆之本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是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近者畏懾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則事之通塞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因勸帝使羣臣參曰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詞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

倦於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
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
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斯言過矣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
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
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惟
以改過爲能以無過爲貴蓋以爲知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
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日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
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善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
安能禁之勿傳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
概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
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詔
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明
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言不盡矣

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不納則應之以悖令不從則加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從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帝頗采用其言會術者言國家厄運數鍾百六宜有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況今喪亂尤非所宜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年號下赦令贄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詔書之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叛逆者回心喻旨帝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爲制曰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

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惜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覩面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文武聖神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併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緣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竊盜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并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帝於行宮設瓊林大盈二庫別貯貢物贊言天子

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藏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
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
力陛下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
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旣與之同憂而
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
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
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散小儲成大儲捐小
寶固大寶也帝卽命去其榜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密奏恐爲所
併請移軍東渭橋帝遣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
光乘勝芟翦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
輒沮其謀若不別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卽以晟表出付中書
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而明
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

言晟軍旣移二人孤弱可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帝曰卿所料極善恐懷光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不閱旬懷光果襲奪建徽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帝徙幸梁供儲不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官之贄曰爵位須宜慎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若授以官則彼突鈇鋒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爲用哉帝居艱難中雖有宰相犬小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俱山南道險從官相失帝夜召贄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賀贄素直諫忤帝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奸邪致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兼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惡其爲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贄奏楚琳罪固大但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宜厚加撫循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

今將吏孰免疑畏帝悟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又欲加內外從官
普號定難功臣贄奏言宮官具僚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
則當之何定之有今乃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
乃止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頗似窺
覘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
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阮
秦卒防虞已甚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蓄疑之與
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知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
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
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
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
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帝以李晟渾瑊
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贄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端致令羣

帥進退憂虞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善然晟瑊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君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京師平帝命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諫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蓋事有先後義有重輕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邱展禋祀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贄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河中平上問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旣平慮希旨生

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李希烈必誘諭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是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青齊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今叛帥革面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已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

連接者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越明年希烈將陳僊奇果殺希烈以降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於進士中得人最多爲唐代第一明年參黜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既相益以天下爲己任面論敷奏不遺餘力帝自貞元後懲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參詰乃得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賢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人心務拔濯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

然而課責嚴進退速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每歲集人其後遂三年一選選人稽壅案牒叢淆僞冒混真吏因得大爲奸弊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缺者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爲三分每歲計闕集人檢梃吏奸天下便之贄又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措置失當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此蓄斂乖宜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運彼所

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絲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時與趙憬盧邁賈耽同相上嘗使人諭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

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
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奏曰昨臣所奏唯憬
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
以濟恐爽無私之德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唯恐衆之不睹事之
不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
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
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
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
盈尺有刑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
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
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己與有隙贄又嘗奏論備邊六
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
機失於遙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

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滅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場寧謐矣帝不能盡用心甚重之又以郊赦竄謫者未霑恩擬三狀以進奏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長從擯棄含悽念亂或起於茲矣帝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諫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但在明監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付任逾涯以一事違忤爲咎而罪責過當則職司之內無成功矣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人無搖心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

爲定數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實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又大曆中供軍進奉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穀帛爲額不專以錢穀定稅其三論長吏以增戶減稅闢田爲課績其四論稅限迫促請更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贊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乃貶參驩州司馬帝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資皆以贊切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賜死於路贊請以李巽權判度支帝許之又復欲用裴延齡贊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奸延齡誕妄小人不

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贊復上書苦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贊譖毀百端十年罷爲太子賓客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煽軍人也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文章論奏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諡曰宣生平權古揚今絜情度物敷之爲文誥俾狡猾者嚮風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論思獻納興利除害吏事巨細酌量精絕則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內格君心外圖治要將以致久安長治又有中書奏議七卷始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得幸於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議者謂興元戡難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天子常以行輩呼爲陸九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恤乎居忠州十餘

年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云其奏議至今傳

論曰若贄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剛直如魏徵而性行較醇方正如宋憬而謀略更優指陳時政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而出之昏佞漆膠正直不容貶竄在外十餘年以歿何竟忘奉天被圍梁州再幸時也贄之自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所學者學爲忠與孝也學爲明理而察物也學爲理國而安民也若贄者始可以言學矣贄不負德宗而德宗負贄悲夫

唐陸宣公廟記

明薛瑄

有唐二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宏濟之大功者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爲先論事以行義爲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蓋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

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爲本。自漢以來爲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悴而根抵蹶拔矣。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卽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復。豈徒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卽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

遺廟世傳以爲公之故宅前代碑志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循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爲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爲守者類以督辦爲能而於世教風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爲急乃論奏公之事蹟於朝舉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爲天下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於世教風化甚大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崇舉公祀以樹風教於無窮者自我天朝始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四